

·长篇现实小说·

大风

杜为政／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大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大 风

杜为政 著

责任编辑：吴正纲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75

字数：440,000 印数：1—10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 } 7-5404-2266-1}{1.1714}$ 定价：24.5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多事之秋	1
第二章	心潮难平	22
第三章	姐弟俩	34
第四章	困 境	49
第五章	忧心如焚	61
第六章	庆 典	75
第七章	求 索	95
第八章	心心相印	111
第九章	纺嫂开店	126
第十章	订 货 会	140
第十一章	商务旅行	153
第十二章	朋友聚会	165
第十三章	装 饰	175
第十四章	邂 逅	183
第十五章	人在歧路	191

第十六章	愠 怒	200
第十七章	裂 痕	216
第十八章	灵魂的救赎	226
第十九章	大 火	234
第二十章	柳暗花明	243
第二十一章	求贤若渴	255
第二十二章	择木而栖	263
第二十三章	牵 挂	281
第二十四章	摇 奖	287
第二十五章	夜色阑珊	300
第二十六章	祸福相倚	312
第二十七章	逍遥游	317
第二十八章	随风而逝	325
第二十九章	如愿以偿	333
第三十章	心 香	349
第三十一章	触 网	362
第三十二章	本 真	373
第三十三章	难得清闲	387
第三十四章	石破天惊	399
第三十五章	仇 隙	407
第三十六章	心 愿	420
第三十七章	新 招	432
第三十八章	遭遇激情	444
第三十九章	寻找伙伴	458
第四十章	张弛之间	466

第四十一章	凯 觥		480
第四十二章	攻 坚		496
第四十三章	机 锋		507
第四十四章	相濡以沫		524
第四十五章	尊 严		537
第四十六章	寄情霓裳		548
第四十七章	关山竞渡		554
第四十八章	无 尘		566
第四十九章	深 渊		574
第五十章	心中依然有梦		596
后 记		626	

第一章 多事之秋

这年秋天在江城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炎夏方尽，人们正想喘口气，不意秋老虎又铺天盖地扑来，硬是伏在长江和汉水的交叉处纹丝不动，热辣辣的太阳像个火球，烧灼着这座水网湖泽之中的城市，蒸腾起火流热浪，持续高温焙得人五心烦乱，六神无主。这真是一个多事之秋。江城小有名气的国棉八厂因经营不善，产品压库，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宣布破产。厂子旋即被一家台商收购，改名为裕寰织物有限公司，专门生产时下俏销的不倒绒、派立司、薄花呢、法兰绒之类。更名不到半个月，台商更新补充的高科技纺织设备便由台北启运，转口香港，运抵本埠，很快就拉进车间，开始了紧张的安装调试工作。公司已悄悄摘下八厂厂牌，将崭新的裕寰织物有限公司标牌高高悬起，准备整顿兵马，择吉日开张。

人们望着裕寰织物有限公司标牌，这才猛地回忆起国棉八厂的前身，可不就是本埠创建于清末民初的裕寰织布厂！解放前夕，裕寰的南老板移资香港，后又去了台湾，把布厂的空壳留在本埠。公私合营后，布厂改名为国棉八厂。现在南老板的后人居然又回来收购了不景气的国棉八厂，据说还是寓居台北依然健在

的南云昭老板上次回国观光时拿的主意。历史似乎给人们开了个玩笑，这极富戏剧性的一幕，使人陡生喟叹之余，又增添了几许人世变换的沧桑之感。

这悄无声息的巨变，犹如晴天霹雳，把八厂职工惊呆了，随之而来的是被抛进了前途未卜的滚滚火流热浪之中。本来因工厂停产而待业半年多的职工，天天盼着厂子有转机招他们回厂上班的，没想到左等右盼来的是这样一种谁也未曾料到的结果，人们不禁面面相觑，剩下的一线希望就是能被裕寰公司留用。可现任裕寰公司总经理南序茂是南云昭在台北讨二房生养的幼子，人极精明刁钻。他留用了技术精熟的中青年工人和技术业务骨干，将大部分职工开了涮。虽然市政府在促成这桩收购业务运作的过程中，已明确提出将台商收购款中的一部分，用于建立原国棉八厂下岗职工的养老保险基金和基本生活费，使这次未能进入裕寰公司的职工，能有起码的生活保障，可那每月百十来元钱，远远低于眼下大都市的人均消费指数，只能算是杯水车薪。人们心头像压了块铅一般沉重，思想受到剧烈震动，灵魂经受着炙烤，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忧虑。

年富力强的厂工会主席曲海平也在此时失去了工作岗位。本来，台商南序茂开列的留用人员名单中，是有他的。可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本性难移，多次出面为几个年龄刚过四十的女工争留用名额大声疾呼，跟南序茂闹得脸红耳赤。南序茂听从了他的意见，留用了那几个生产能手，但是开了他的涮。事后他听说南序茂曾经明言：“此人敢于犯颜廷争，是条汉子。日后带头闹事，很难对付。裕寰留不得他。”

曲海平心里又好气又好笑，这个以现代企业家自居的家伙，除了满腹生意经，看来还懂点帝王术呢。他哪里知道为姐妹们说几句话的重要，那报酬并不丰厚的岗位，可是一家人的饭碗啊！

厂部同他一起被涮的，还有一批倒霉的政工干部和行政人员。南序茂来厂部宣布名单那天，原国棉八厂党委书记邱闻泉对于被涮，似乎早有心理准备，他对曲海平淡然一笑道：“南序茂这个王八羔子，比他爹还要心狠手辣。这次收购厂子刚刚从我们手里占了便宜，没想到转身便翻脸不认人。也罢，好在还有退路，老曲，一起去蓝梦娱乐城如何？”

曲海平早就知道这家国棉八厂同江钢联手搞开发办的娱乐城，邱闻泉是后台老板之一，往日他还在台上时，提起蓝梦的事，老推说是后勤副厂长董宏发负责，这次他总算自己兜出了底牌。曲海平故意问道：“塌了台的八厂是你当家，未必这联办的蓝梦也是你说了算？”

邱闻泉莞尔一笑：“这年头谁不蓄心留条后路？有的大官人手里的护照都有好几份，一旦有事，洗牌一样想打哪张就抽哪张。如果你有心去蓝梦，当半个家我还是有把握的。”

曲海平感到惊诧，他竟然这样赤裸裸地艳羡那些对事业完全丧失信心，把赌注押在国外的人。但他想摸摸邱闻泉的底细，便逗他道：“这么有底？你真是蓝梦的董事长？”

“哎呀老曲，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去还是不去，就看你一句话。往日你吹的欧巴萨克斯风，还真能醉倒人呢。操你的老本行做舞厅经理去吧？”

曲海平自幼摆弄惯了这些铜管木管乐器，自然很有感情，心也被邱闻泉撩得痒痒的。可他一想起曾经风闻的蓝梦的一些事儿，心便冷了：“都年近半百的人了，重操旧业也没多大意思。先休息几天再说，往后有合适的事就做点，又不想发大财，那分心留给你董事长去操吧。”

邱闻泉便嘲笑他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如今哪还兴一条道走到黑，吊死在一棵树上呢？曲海平心里在骂娘，就数你心眼活泛，

一个好端端的国棉八厂，可不就是让你们这帮心有旁骛的灵泛人整到这一步田地的。他瞧着邱闻泉离去的身影，心里感到很是奇怪，厂子被整到这个样子，自己连分正经职业都弄丢了，人们感到欲哭无泪，他怎么还有那样轻松的脚步？曲海平回到自己家里，人像抽了筋似的，浑身瘫软了。堂堂一个国有厂子的工会主席沦为待业者，曲海平自己都觉得荒唐。他想起自己走过的半辈子历程，不由得悲从中来。一切都让自己赶上了：知识青年下乡，开放搞活下海，企业改革下岗，哪一样不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可无论什么也比不了这一次下岗。下放还能盼望抽调回城，下海呛了水也可以往岸上爬，这次失去了工作失掉了岗位，他感到有些像科幻电影里的宇航员走出了太空船，掉进了茫茫天宇。四大皆空无依无傍，不知道归宿在何处。他觉得心里空空落落，都快要发癫发狂了。平素起居很有规律的生活被搅乱了，变成了浑浑噩噩的一盆浆糊。

清晨一觉醒来，洗漱完毕，吃罢妻子姜嫦娥从摊点端回的面窝豆浆，曲海平便夹起皮包准备跟她一起出门上班，妻子把他的皮包接下来放回书桌上，“你就歇歇吧。”

他才想起自己已无处上班了。这样重复了三四次，自己都难为情。妻子姜嫦娥是江城钢铁公司设备部副部长，一辆豪华标致车每天七点准时开到门外等候，她一出门，司机小潘就接过她的坤包问道：“上哪儿？”

“部里。”姜嫦娥答道。

这种问答也很有规律。姜嫦娥在公司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担任着要害部门设备部的头儿，业务往来多，行踪不定，出门时司机问去向成了习惯。

妻子步履生风地出了门，小车旋风般地开走了。

曲海平独自坐在沙发上有点颓然心酸。辛辛苦苦数十年，厂子换了主人，工作抛弃了他，那滋味就像撕肝裂肺般难受。但他又不能不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

按理说刚进四十七岁的汉子，身坯壮实头脑清醒，后半辈子还有的干。但是现在实实在在被人撵了出来，无事可干。这天，他泡了杯清茶喝着，想试着享享清福，但越喝心越烦，把杯子一盖，就到街道办事处领养老保险金。办完事出来，迎面碰上了街道办事处主任杜雷。去年杜雷曾到厂里请他给街道待业青年讲劳动法，两人很谈得来。杜雷拍拍他的肩膀笑道：“曲主席赋闲了？几时到街道门球队报到啊？”

他把杜雷的手一拨：“存心看我的笑话啊？都被国民党反攻倒算了，还有心玩门球？”

这“国民党反攻倒算”是厂子重组时下岗职工对台商发泄的气话。裕寰纱厂现在的总经理是跑到台北去的南云昭老板的幼子，说反攻倒算显然是弄错主儿了。当初自己还向工人做过工作的，谁知自己也随口抖了出来。真是有点失态了。

杜雷说：“我就知道老兄还没有蓄下那分养花遛鸟打门球的闲心。出山到街道帮兄弟一把如何？”

“劳慰了，你家。你那碗饭也不比假洋鬼子的好吃。沿河街待业的那些小爹小姑奶奶天天去街里闹着要上岗就业，现在又添了生产不景气的厂子放长假的，破产重组再就业的，够你喝一壶了。你还想让我也去你那儿登记，寻个二次就业机会？”

杜雷没了开玩笑的意思，一脸严肃地说：“白市长不是跟你和邱闻泉讲好了，暂时到街里来协助处理国棉八厂下岗职工的善后工作吗？怎么，你想变卦？”

曲海平浅浅一笑道：“白市长的嘱托，敢不从命？可你总得让人先喘口气，把心情调整过来再说吧？”

杜雷拍拍他的胳膊道：“也真难为你了老曲，眼下对我们这些老政工来说，真有点时运不济啊！”

同杜雷分了手后，曲海平正准备拐进福庆里抄近路回家，背后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曲叔叔，曲叔叔，等等我。”

来人是八厂病休老工人余靖南的女儿插插。她气喘吁吁，额头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珠子：“我爹不行了，你快去……”

余靖南是八厂的老劳模，当年又同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一起去鄂南插队，插插爽爽姐妹俩就是那时生的。余靖南前年因晚期矽肺病病退回家，病情一年年加重，去年年底就倒了床。现在一定是病情危急。曲海平跟着插插直奔沿河下街。

他们赶到余靖南床前，人快咽气了。余靖南脸色苍白，一双失神的大眼睛直愣愣望着曲海平，嘴里在嗫嚅什么。曲海平附上耳朵去听，怎么也听不明白。余靖南的妻子郁梅帮着垫高枕头，还是没用。曲海平索性用臂弯揽起老朋友的头，依然听不清。脸贴着脸，他从余靖南眼角的余光中感应到是朝插插爽爽郁梅母女闪了闪，又直瞪瞪地盯住了他的眼睛。曲海平顿时明白了，老伙伴是在托孤，他猛地心里涌起一阵悲痛，噙着泪水点了点头。余靖南显然看清了他的眼神。曲海平突然感到臂弯一沉，凝聚脸上的两点微光暗淡了，一股冷气飘到他腮帮子上。余靖南咽了气，撒手归西了。

丧事办得很简单。曲海平动用了火葬场的关系，第二天余靖南头一个安排火化。设在简易偏厅的遗体告别仪式非常简单，八厂的故旧，知青朋友，能来的都来了。郁梅哭得死去活来，插插扶着妈妈泪水濡了胸前一片。只有爽爽铁着脸，没掉一滴泪也不说一句话。被台商留用的原厂长顾达理也来了。虽然他已被台商雇为新组建的“裕寰织物有限公司”副经理，身上却全然看不到通常都市外企白领那种矜持和傲态，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愧疚和痛

苦之中。他一脸惶惑一脸沮丧。他在八厂陷于困难泥潭中时苦苦挣扎元气大伤，而眼前这位当年经常褒奖的保全工的死，显然又在他心头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告别仪式结束后他没有走，抚着案上余靖南的骨灰盒，怆然泪下，半天没动。临走前，他默默掏出五百元钱塞到郁梅手里。出门时，他对曲海平说：“八厂弄到这步田地，怪我没有能耐。我对不住厂里的父老兄弟姐妹。这些工友的事儿亏了有你出面张罗……”

在八厂当工会主席时，顾达理把职工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残死等许多烦难事托付给他时也是讲：“亏了你苦了你。”

现在讲的“这些工友”，已是下岗待业者。他感到可笑，自己也是待业者，无职无权无依托，还能张罗什么呢？可事实上自己又依着惯性正在张罗，维系这一切的是工友亲情，就剩曾经同是八厂兄弟姐妹这一条了。

简短的告别仪式临近结束时，邱闻泉匆匆赶到了。他唏嘘地扑进灵堂，带着哭声说：“我来迟了，靖南兄弟，你就这样走了，叫我们心里难受啊……”

邱闻泉也是下过乡的老知青，他讲这番话，也真是动了感情。不过曲海平心中一直在纳闷，人都死了两天，你跑哪儿去了？市里也曾把老八厂的这些善后事宜，托付给了你这卸任书记的……

老友余靖南的死，在悼词中被称作“英年早逝”。不到五十岁就辞世，也算得上是早逝。可对于久病缠身的余靖南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最好的解脱。当年他们同时被抽回江城，同时进的国棉八厂。那时的余靖南是多精神多有活力的一个小伙子。郁梅在织布车间也是顶呱呱万米无疵布的生产能手。夫妇俩把插插爽爽放在厂幼儿园里，一门心思扑在生产上，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八厂。直到现在，人们都还记得老劳模余靖南。青壮年时

做保全工，他玩命般地维修保养日渐老化的纺织机，肺叶子里早灌满了粉尘纤维，服药洗肺疗养已经全不管用。随着肺功能的渐渐丧失，他实际上是在苟延残喘。每逢曲海平去看他，见他张翕着嘴边吸气边费力地讲话，眼睛因供氧不足越瞪越圆充满恐惧，曲海平就感到揪心般难受。余靖南病退后，郁梅也退休回家照顾他。插插和爽爽顶职进厂。这两年厂里不景气，她们也就没有正式上岗，拿工人的起线工资放长假在家等候厂里招她们上工。厂子一停产，她们既无资历也无技术，裕寰根本不愿留用她们，等于没上岗就失业了。余靖南死时惟一的牵挂，就是留下了有三个待业者的家。他把生活的重轭留给了家人和老友曲海平。

八厂的家属宿舍区大部分集中在沿河下街的里巷中，厂里没有他的位置，可街坊邻里的工友家属还是像往常一样事事找他。就这样，曲海平只得去街里帮杜雷处理下岗职工的各种麻烦事儿。

杜雷在街道办事处跟他作了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要说改革的艰难，现在才真正进入了转轨变型的阵痛期。以前喊了那么长的阵痛，全是扯蛋。那时胎儿都没长鼻子眼睛咧，现在是撕心裂肺的疼。许许多多的烦难事全涌到社会上来。这不，城市是两级政府三级管理，这街道就是城市管理的元细胞。你不出山，帮扶我一把，你们八厂那些待业的人都能把办事处拆了……”

曲海平说：“说到底，你是想把我同你拴在一起拉套。可我自己就是个下岗待业者，还要去做别人的工作，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么？”

曲海平到沿河下街居委会协助工作的头一天，就掉进了成堆烦难事情的漩涡，忙得汗流浹背。

先是街道卫生院的人来报告，待业青年符浩到院长办公室动

了武，把匕首插在院长面前桌子上威胁说，如果不立即让他母亲转院治疗，就要与院长同归于尽。来人扯着他这新上任的居委会主任去调解：“去晚了怕会闹出人命。”他们刚走到院子里，沿河下街废品收购站的站长慌忙冲进了院子：“主任，曲主席，你们快去调停调停，江钢、国营八厂一些下岗工人串到我们收购站，和站里的职工串在一起，正在起哄，闹着要上街。”

曲海平急忙返回室内，请居委会副主任林老太太先去废品收购站：“先稳住江钢、国棉八厂和收购站的职工，千万莫让他们上街凑热闹。”

他决定先去卫生院。这个愣头青说不准真会做出什么不测的事情来。待业青年符浩是八厂老病号孙俊芳的儿子。孙俊芳年轻时是八厂细纱车间的优秀挡车工，创造过市纺局系统的纺纱纪录。她肾病严重，前几年发展成肾衰竭，得定期到市内大医院作肾透析，否则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她病退回家以后，肾透析费用昂贵，卫生院又做不了这种治疗，次次都为费用犯难，成了一项沉重负担。符浩在码头上干临时扛活，连自掏的百分之十费用也愁于承担。这次一定是急红了眼。曲海平进到院长办公室，正碰见符浩在犯横。他两眼发红，一手扣住院长的领口，一手用匕首比划着：“我妈快要死了，你要是愿当垫背的，就不开这张转院证……”

院长的脸吓得蜡黄：“不是我不开，是街办事处拿不出钱。”

曲海平吼了一声：“不许胡来，符浩。”

符浩情绪冲动到极点，猛地被吼声吓了一跳，晃动匕首的手僵住了。他看见了曲海平：“曲叔叔，他不想救我妈……”

曲海平上去想夺下他手里的凶器，符浩力大如牛紧攥不放：“别逼我，别拦我。救不了我妈我也不活了。”

曲海平说：“符浩，凭我同你妈共事几十年的份儿，你相信

我，今天我一定送你妈转院去同济透析……”

符浩傻了：“真的，曲叔叔？真的今天就转院？”

曲海平点点头：“曲叔叔什么时候骗过你？”

符浩放开了院长，匕首也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曲海平拾起匕首用报纸包了。他让符浩回家帮母亲收拾准备，让院长开转院证备车，自己赶到街办事处筹钱。在街办财务室，他才真正体味到经费短缺的滋味。退休职工的医疗经费亏空很大，早已寅支卯粮，无法筹措一次交齐的数千元肾透析经费。曲海平万般无奈只好去蓝梦娱乐城找邱闻泉。邱闻泉果真搬进蓝梦娱乐城五楼正式办公了。他好不容易才敲开了这间隐蔽在走廊拐角处的董事长办公室，向邱闻泉求援借款。

邱闻泉狡黠地一笑：“你这家伙，才去街里协助工作，就吃里扒外，把手伸进了我的米坛子。”

碍于老同事的面子，他只好给在楼下大堂办事的董宏发经理挂电话。

放下电话，邱闻泉对曲海平说：“宏发说娱乐城出了点麻烦事，分局的老韩派人来要挟要封场子，你去拿钱，顺便为董宏发周旋一下。”

“出了哪档子事这么严重？你倒真会抓差呀。”

“说是有伤风化，要扫黄打非。你和老韩在省委党校进修时，一个班长一个支书配合默契呀。”

曲海平知道，年前市区两级组织部门来考察过邱闻泉和韩光，想从两人之中遴选一个接任即将退休的区政法委书记，两人政声不相上下，谁都有可能上，这就使两人的关系微妙起来。这就有了明争暗斗法门。曲海平一到歌舞厅，董宏发早已叫人准备了五千元现金，按曲海平写的地址送到符浩手上。他把曲海平拉进了一间包房，随手关了门，“老曲你得帮我这个忙。昨晚跳情

调舞之前，我让上了十分钟泳装表演，就这点事儿，韩局长硬是相信有人检举的，说是跳脱衣舞。”

曲海平听说过舞会中间的黄金一刻钟跳情调舞对舞客的吸引力。灯光黯淡到似有若无，贴面舞，一些不规矩的人的不规矩的动作都淹没在黑暗中。有不少舞客就是冲着这一刻钟去的。你董宏发还嫌不刺激，还要来段泳装表演挑逗那帮半癫狂的舞客。曲海平说：“老韩说是脱衣舞，总得有点证据吧？”

“他手里有举报信，还附了照片。据说当时场子里也有局里的便衣。”董宏发说，“韩局长他们还在里面包房里。”

曲海平本来想先去废品收购站堵住上街的人再找老韩，忽然他想起邱闻泉利用他借款之机托他调解的事，他想还是先见老韩。我也借老韩这个钟馗去打鬼。人都变成了这么俗气，相互利用。自己动了这个念头，可见也未能免俗。

他同董宏发进了里间的包房。韩光带着两个干警，一身戎装。蓝梦的大堂领班小姐在侍候着烟茶，韩光一行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一派公事公办味儿。韩光见他进去，猛地一怔感到十分意外：“老曲你怎么摸到这里来了？”

曲海平一屁股坐到韩光身边，搂搂他的肩膀：“只兴你大局长来视察娱乐场所，我这告老还里的老头子不能来玩玩啊？”

韩光说：“大白天有什么玩的？是有人请你当说客的吧？”

“笑话。你韩局长这是打上了我的门啊。我如今以失业之身到沿河下街居委会帮忙，这蓝梦也是地皮上两家大企业联办的三产，你来封门，也该打个招呼啊？蓝梦犯了什么法，劳你兴师动众大驾光临？”

韩光让手下一个科长从皮包里掏出检举信和一叠照片。看见摊在桌上的彩照，曲海平着实吓了一跳。一群妙龄少女身着国际流行泳装亮相，真是新潮得彻底了。有整个背露着只兜个腓尖